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乾隆皇帝与大臣对接待礼仪进行了安排，并在天津、避暑山庄筵宴观剧。经过比较，可知英使的待遇并不如朝鲜、安南、缅甸等朝贡国，这种礼遇上的差异与清王朝对国家地位的认知有关，这种地位认知来源之一，就是「朝贡国」是否「恭顺」。

特稿

# 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 观剧活动新探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其船队由天津进入内海，抵京后转至热河为乾隆皇帝祝寿，经过几次礼仪性「朝贡」便踏上归途。

有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研究一直受学者关注，特别是中英礼仪冲突这一焦点问题。近年部分研究戏曲的学者关注到英使观看《四海升平》剧目的相关问题，围绕此剧已有数篇论文。但使团的观剧问题仍可深入，观剧与中英之间的礼仪交往有着密切联系。

马戛尔尼使团的整体活动本文不再

赘述。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留存的史料，《实录》《上谕档》等材料，并参考马戛尔尼、斯当东、巴罗等使团成员的回忆录，笔者仅将使团的确切观剧活动列出：

七月初五日（八月十一日）：在天津的临时戏台观剧；

八月初十日（九月十四日）：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观演；

八月十四日（九月十八日）：在避暑山庄清音阁观剧，晚在万树园观火戏。

姚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故宫学

阅读链接

## 关于为英国使团改编《四海升平》剧目的相关问题的论文、著作

- ◎ 熊静《〈四海升平〉考》，《北京社会科学》二〇一三年第六期，页一三九~一四三；
- ◎ 叶晓青《〈四海升平〉：乾隆为英使马戛尔尼来访而编的朝贡戏》，夏晓虹编《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页一六八~一八一；
- ◎ 朱美禄《朝贡戏〈四海升平〉研究》，《兰台世界》二〇一一年第八期，页六三~六四；
- ◎ 王春晓《〈四海升平〉与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名作欣赏》二〇一七年第八期，页一二八~一三〇；
- ◎ 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考辨》，燕山出版社，二〇一四年，页三四~六二。

## 以昭礼节：天津初次看戏

马戛尔尼使团共有七百余人来华，由天津海口进入内河时需换乘船只，六百余人留在了海口，后被安排到浙江，这些成员未能覲见，也未能观剧。来到天津城的有一百余人，这部分成员有机会在天津观剧，且相比前往热河看到宫廷演剧的人员数量更多。因此，在英使回忆录中多提及到此次观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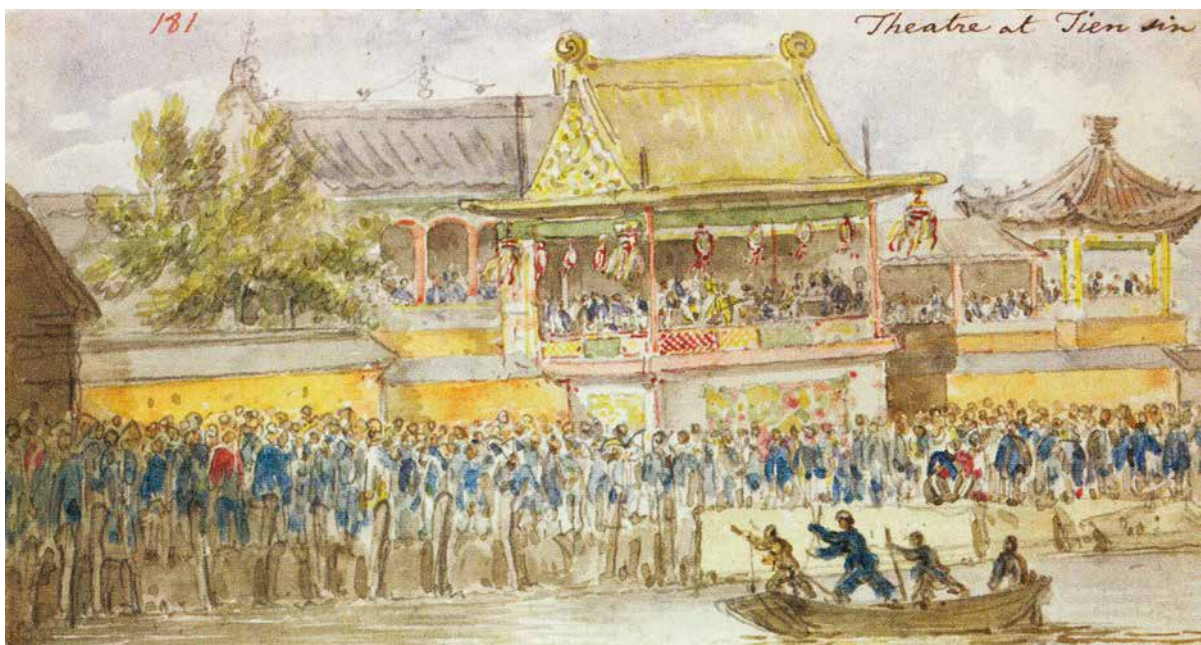
观剧时间在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五日（一七九三年八月十一日，后文中未特别标明年份的时间均为乾隆五十八年），位于天津城河岸边。马戛尔尼在自述中记录：

「（八月十一日）岸上与吾船正对处，贴近水边，有中国式戏园一座，乃临时所造，专供欢迎吾辈所用者。此戏园构造虽不坚实耐久，然装饰颇佳，四周用五色锦绣扎彩，微风动之，红紫缤纷，目为之眩。吾船下碇之后，园中即金鼓大作，文武艺员出场奏技。有神怪之剧，有人事之剧，至剧目数更，历数小时之久始辍演。」（〔英〕马戛尔尼著，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重庆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页三六）诸多回忆录中皆指戏台色彩

丰富，使团内的画家也通过绘画记录了这个戏台。戏台利用彩色布料、竹架等临时搭建，便捷灵活。在清代，节庆时节常使用这类兼具实用性、装饰性的戏台。

在现存史料中，笔者尚未发现有关戏台搭建的内容。但在《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始末》中，确切记载了观剧一事：「七月初五日抵天津，船泊望海楼前看戏。」此书是乾隆五十八年参与接待的官员——时任天津镇总兵苏宁阿汇集资料编纂而成的。秦国经（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王宏志等学者对此书的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王宏志评价该书「可以说是唯一一份由当时参与接待使团的人留下的珍贵史料」（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东方出版中心，二〇二三年）。除此之外，笔者并未在乾隆朝留下的史料中发现有关使团在天津观剧的内容。

通过嘉庆二十一年的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后文简称《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页四九五），可以窥见乾隆五十



马戛尔尼使团画家描绘的天津临时戏台  
图片转引自刘澍、吴芳思《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页二〇

八年接待使团的礼仪性安排。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再次派出使团，嘉庆皇帝同样接受了「朝贡」，多项接待安排都参照了乾隆五十八年的前例。在嘉庆朝的奏折中有「（到津后）设席演剧先筵宴该使臣」「在天津城内道署筵宴听戏」等语。可见在天津设宴并安排观剧是礼仪性安排中的，筵宴与观剧相结合。

在乾隆五十八年的史料中，有关筵宴接待的内容较多且情况多变。乾隆皇帝十分重视使团的到来，更准确地说，乾隆皇帝很在意此次「朝贡」。自乾隆五十七年乾隆皇帝通过郭世勋（时任两广总督）的奏折得知使团的情况后，就接连发出「廷寄」，后又任命长芦盐政徵瑞为钦差大臣，调派负责永定河防汛工程的直隶总督梁肯堂负责接待。

乾隆皇帝对接待事宜十分关心。六月十七日《上谕档》中记：「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吉利国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历年入贡者可比。梁肯堂、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汇编》



马戛尔尼使团所绘乾隆皇帝画像

图片转引自刘璐、[英] 吴芳思《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页四三

页二二）另据多份奏折，英使抵达天津前，官员将准备工作详细上报给了乾隆皇帝，奏折与上谕中多次提及「筵宴」一事，但其中「不可踵事增华」「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等语，又很难确知此次筵宴规模如何。

其实，对于使团在天津是否安排筵宴，乾隆皇帝的想法也曾有过改变。在六月二十五日之前，梁肯堂等计划安排英使筵宴。但在六月二十五日，乾隆皇

帝态度转变：「（对英使）颂赏且为数甚多，将来到热河后尚需与蒙古王公、缅甸各国贡使一并宴费，其自天津登陆时不必再加筵宴，盖款接远人之道固不可稍事苟简，致阻向化之诚，然加之体恤则可。若过为优待，隆其礼节，转使外夷不知天朝体统尊严，为其轻忽。」（《汇编》

页二五）乾隆皇帝对待使团既要保持居高临下之态，又要体现恩泽体恤之情。六月二十七日，上谕再次转变：

「前有旨令不必在彼（天津）筵宴，但该贡使等航海远来，经过天津，地方官设筵款待亦礼节所当然。如该督等接奉此旨，该贡使业经过津则已，如尚未过津，仍着就近先行筵宴，至接待远人之道，贵于丰俭适中，不卑不亢。」二十九日上谕：「又据梁肯堂奏，该使臣在津登陆不必再加筵宴等语，此事尤无关紧要。昨又有旨以天津为郡会之地，该使臣甫经过彼地方，官设筵宴款待理所当然。着梁肯堂、徵瑞即遵旨先行筵宴。」（《汇编》，页一一九）

乾隆皇帝在数日内对英使的接待安排多次变化，直至七月初三日此事才基本确定，梁肯堂奏折：「该贡使约初四五日经过天津府城，遵旨筵宴，以昭礼节。」（《汇编》，页二二五）七月初五日进行了筵宴，但搭台观剧一事却在诸多上谕与奏折中未见。

《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始末》中的观剧一事定不能够全部虚构，英使所绘戏台也不会是凭空想象。军机处档案的录副奏折中有《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国贡使到津后照料护送各事宜清单》（《汇编》，页二四四），清单中记「禁沿

河村落鼓乐」，搭台演戏必鼓乐齐鸣，沿河村落的鼓乐要为天津接待安排之鼓乐让步，正如马戛尔尼所言「吾船下碇之后，园中即金鼓大作」。由此可知，在天津搭台演戏是官府所允许的，是接待礼仪安排之中的。

乾隆朝奏折中涉及诸多前期准备工作，如梁肯堂在二月的奏折中称「惟将海口及沿途营汛墩台油饰齐整，俟进口之时责令营弁列营摆队，以示严肃」（《汇编》，页二九五），五月徵瑞的奏折中又写「（大沽口海神庙）因年久墙垣头停间有损坏，该处为进口首站，非所以昭示远人之意……当即备料飭匠赶紧修理，以肃观瞻」（《汇编》，页三〇六）。这些工作，无疑都是做给英使看的，以展现「天朝上国」之势。

有关筵宴的最后一份奏折在七月初三日，梁肯堂称：「该贡使约本月（七月初四五日）可抵天津府城，臣等拟于公所筵宴，俾初履中华之土，欣睹上国之光。该贡使初进海口之时即经列营站队，将军械旗帜等项排列齐全，极为鲜明犀利。是日仍拟一律摆列，以壮观瞻。」（《汇编》，页三六三）可知此时的「上国之光」

与准备工作的「以肃观瞻」出于同一思维。筵宴一事涉及总督、钦差等官员，礼仪性、形式感较强，在乾隆皇帝与大臣讨论范围内；而搭台观剧一事，只是与筵宴相结合，其开销也远小于修建墙垣等项，是具有附加性和伴随性的。但戏台色彩丰富，表演与伴奏形成的热闹氛围感染性强，加之使团成员初次见到此类戏台与表演，故而印象深刻，多用了些笔墨记在回忆录中。但于乾隆皇帝而言，热河的赏赐听戏才是礼仪性大事。



马戛尔尼使团所绘马戛尔尼以单膝下跪礼向乾隆皇帝递交英王信件场景  
图片转引自刘潞、[英] 吴芳思《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页四九

## 恰逢其时：避暑山庄的赏剧活动

八月为万寿节与中秋佳节，宫中来有演剧之传统。此时到来的各国贡使多被赏赐听戏，英使在乾隆皇帝的观念里亦为「贡使」，因此也被安排观剧。在史料中记有：「看来该贡使前来热河已在七月二十以外，维时恰值演剧之际，该贡使正可与蒙古王公及缅甸等处贡使一体宴费，甚为省便。」（《汇编》，页五〇四）

### 英使的观剧安排与礼仪削减

原本安排英使参与的观剧活动远比其实际内容要丰富，转折点在八月初六日。

较早的计划观剧档案是五月十二日的奏折：「八月十二、十三、十五等三日戏台处，所有英吉利国及缅甸使臣应行颁赏物件容臣到热河后会同敬事房总管太监另行酌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清宫热河档案》第七册，中国档案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页二二四）奏折中表述八月十二、十三、十五日赏赐的地点



清人绘 平定台湾图册之“清音阁凯宴将士”

纸本设色

纵五五·六厘米 宽九一·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在「戏台处」，即避暑山庄清音阁。联系观剧的实际情况，应先有赏赐，后观剧，若无观剧活动便不会到清音阁进行赏赐。因此可知，八月十二、十三、十五日三天英使原有观剧活动。档案中还记有「颁赏之件缅甸贡使无从看见，臣等比照上届颁赏缅甸之例略加增添」。《清宫热河档案》第七册，页二二四）这时距离英使到来还有近三个月，就已在安排观剧并拟写赏赐清单，亦可见乾隆皇帝对英使到来的关注程度。

八月初四日仍在调整初六日的瞻覲日安排：「（初六日）驾还宫，臣等带领至清音阁外边直房伺候，皇上至看戏楼升座……礼毕带至西边廊下观剧，臣等再将颁赏各物领出，按单给领。」（《清宫热河档案》第七册，页三二八）原本在初六日，作为英使的瞻覲日，也安排了观剧，这与档案中所记「瞻覲日赏……听戏日赏……万树园赏……」等不同活动对应。（《清宫热河档案》第七册，页二二三～二二九）

综上，原计划中除「薄来厚往」的赏赐，还有八月初六、十二、十三、十五日至少四天的观剧活动。

八月初六日的一份谕旨将此前的安

排改变：「此次英吉利国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胜，观看伎剧。并因其航海来朝，道路较远，欲比上次更加恩视。今该使臣等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多，不知礼节……京中伎剧亦不必预备，俟照例筵宴，过万寿节后即令该使臣等回京……朕于外夷入观，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以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汇编》，页一四八）

这里不仅可知原本英使回京后可观看「伎剧」，还可了解到乾隆皇帝的内心——只有对诚心恭顺的朝贡使臣，朝廷的礼遇才会丰厚。原本的数次观剧安排是因乾隆皇帝认为英使是「恭顺的朝贡者」，「恭顺」是有资格参与宫廷礼仪活动的标准之一。英使的「不知礼节」，导致其失去了八月初六日的观剧机会。

安排与实际最明显的对比是取消了英使万寿节当天（八月十三日）的观剧。前文提及，原本十三日要在戏台处对英使进行赏赐，之后进行观剧。但结合《内起居注》的记录，此日乾隆皇帝在澹泊敬诚殿接见了英使及缅甸朝贡使团，

后在卷阿胜境赏赐蒙古王公和缅甸朝贡使臣，英使没有前往卷阿胜境。卷阿胜境位于清音阁之北，二者位于同一区域。《内起居注》的记录虽然仅记「上御卷阿胜境」，但其意中是包含了观戏区域的。英使到卷阿胜境，即清音阁观戏，已是八月十四日。（《汇编》，页五五二）

### 英使的实际观剧活动

八月初七日，乾隆皇帝认为英使「颇知悔改」，「仍加恩视」。（《汇编》，

阅读链接

### “乾隆十八年之例”

◎ 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国（葡萄牙）派遣以巴哲格为首的使团来京朝贡，乾隆皇帝赐宴使臣巴哲格，并命人引其观赏谐奇趣西洋水法。

乾隆皇帝曾作诗一首：

《宴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国使臣》

越纪一来庭，条枝隔大溟。度能遵礼典，名未著山经。

勤远非吾事，柔遐藉国灵。指南漫须赐，彼自解瞻星。

十八世纪 马夏尔尼进自来火鸟枪  
长一五九厘米 枪管口径二厘米 英国制造  
故宫博物院藏  
枪栓上系羊皮签书：「五十八年八月进自来火鸟枪一杆」



页一四九）英使实际的观剧活动，便要从八月初七日以后的档案获取。

英使到避暑山庄后的第一次观剧活动在八月初十日，然此日并非观剧，「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国正使马夏尔尼、副使斯丹东，及副使之子多玛斯丹东等人觐见」。马夏尔尼记录这一天有「翻筋斗、拳术、走绳、戏剧诸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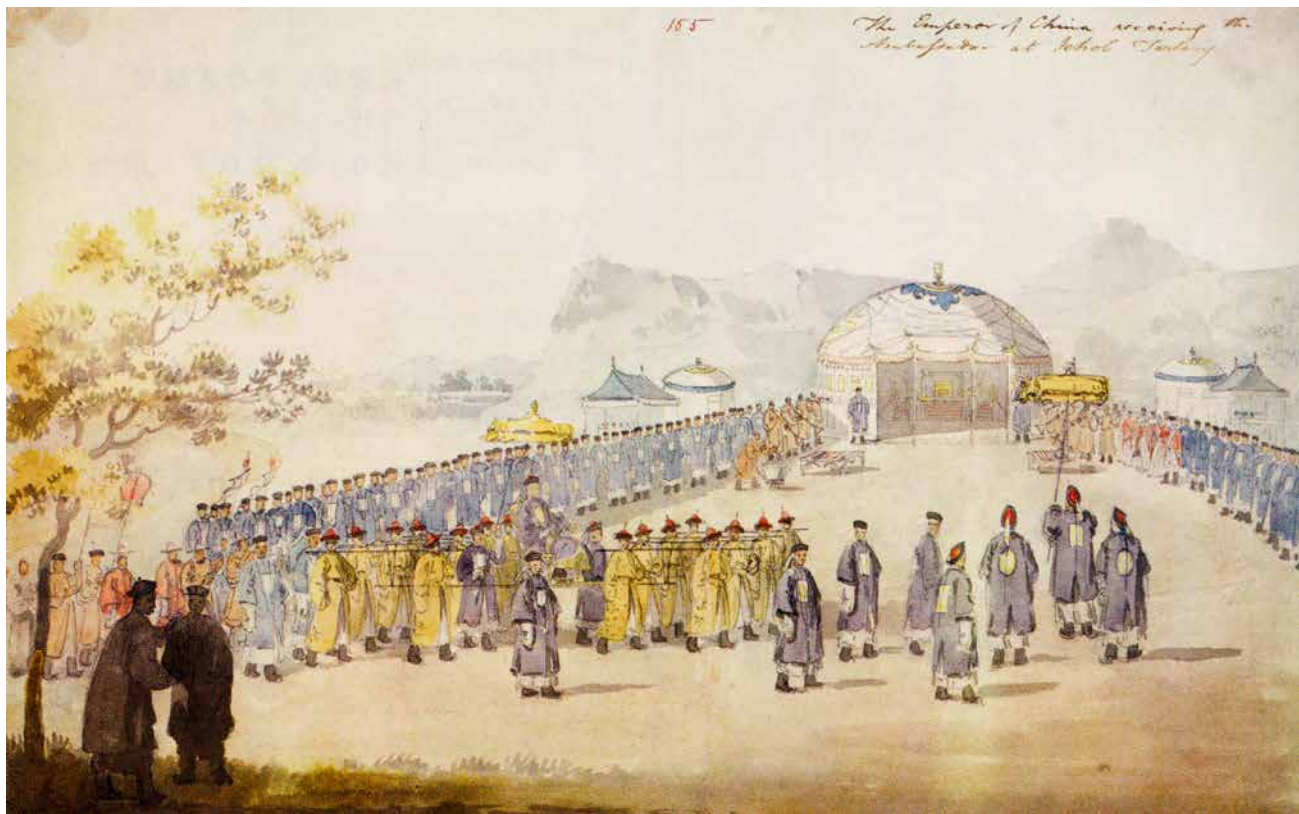
（《乾隆英使觐见记》，页一〇七）的表演活动，结合七月初八日档案：「热河预备帷解马技艺至五十七项，花马箭至四十五项，未免太多，且用马至六十余匹，将来亦难开销，且热河地窄无处居住此间，试演技艺与英吉利国使臣观看不过每样五回，用马十余匹，尽足敷用。」（《清官热河档案》第七册，页二七四）万树园观演活动中应有马术表演。但对于是否有戏剧表演，尚无明确档案记载。

八月十四日，乾隆皇帝万寿节的后一天，英使在清音阁观剧。《内起居注》中记：「上御卷阿胜境，随驾……英吉利国正使马夏尔尼、副使斯丹东……」（《汇编》，页五五三）斯当东在回忆录中提及万寿节的数日庆祝活动中，有一日被邀请至清音阁观剧。（「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出版社，二〇一四年，页四二八）斯当东作为亲历者，若仅观剧一次，回忆应是极为可靠的。且通过马夏尔尼对舞台上的形象描写（《乾隆英使觐见记》，页一二六～一二七），可以断定被诸位学者深入研究的《四海升平》一剧是在八月十四日所演，而非他日。

《四海升平》一剧中原有演出，但因英使的到来进行了简单的修改。该剧讲述海中妖怪兴风作浪，文昌帝君为使英吉利使者平安归国而降妖除魔的故事。此剧唱腔丰富，表演繁杂，利用三层大戏台及各种机关布景，借多样化的砌末丰富效果，又有众多伶人出场，十分热闹。但英使回忆记录的此戏截然不同，除象形的海洋生物被认出，其余内容并未被理解，这与使团中的成员基本都不通晓汉语有关。因此，该剧是朝贡题材也未被英使得知。

八月十四日仅有部分使团成员前往清音阁观剧。据徵瑞奏折所记，前往热河的使团成员共有六十八位，包括马夏尔尼、斯当东等，另有杂役人员。（《汇编》，页五六二）显然，使团成员不能全部至清音阁观剧，笔者通过对比数份赏赐名单，判断出仅有十二位成员参与了观剧。

五月十二日所拟听戏日赏赐名单（《清官热河档案》第七册，页二二五～二二九）与八月初八日所拟在八月初十日万树园筵宴时赏赐清单（《清官热河档案》第七册，页三三三～三三四）并无差别，可认为在八月初七日后恢复了之前的部分计划。



马戛尔尼使团所绘避暑山庄万树园观见场景

图片转引自刘潞、[英] 吴芳思《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页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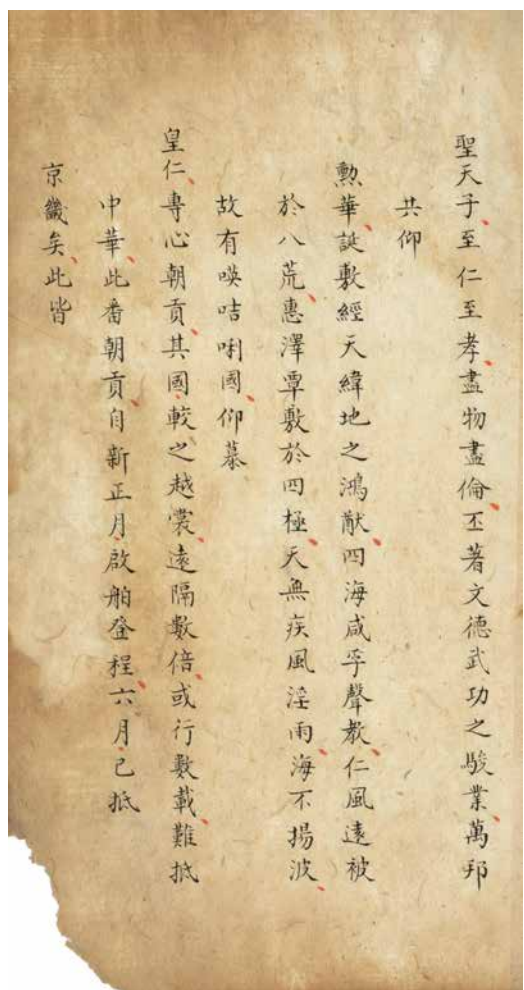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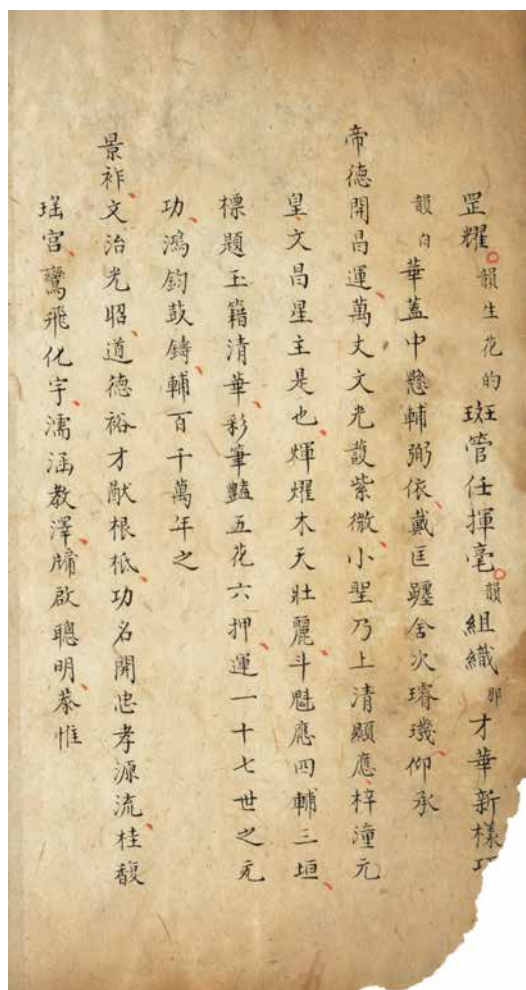
八月十四日戏台处（清音阁）所赏赐的人员（赏赐清单）简略地被记录为正使、副使、副使之子，以及总兵等官九人（《清官热河档案》第七册，页三四五）。万树园的赏赐清单（《清官热河档案》第七册，页三三二、三三四）则更为详细，人员数目一致，因此可以比对出具体的人员名单为：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副使之子多马斯当东；总兵官本生；副总兵官巴尔施；通事娄门；代笔文带；医生巴郎；管兵官额鲁；听事官白麟、伊登勒；管船官马庚多斯，以上共十二人。这十二人与徵瑞奏折中所称六十八人为「被包含」的关系。其中通事娄门在六十八人的名单中与代笔文带并列，原记为代笔两人，后详细记为通事、代笔各一人。

另需说明，档案中出现两处错误。其一，八月十四日清音阁的赏赐清单在档案原件中被误写为八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日乾隆皇帝已启程回京，必不能在二十四日出现清音阁赏赐。其二，嘉庆二十一年查阅乾隆五十八年万树园筵宴的参与成员，奏折中记为八人（《汇编》，页五〇四），但乾隆朝档案从未出现八人的记录，对比嘉庆年奏折中八人

的官职与前文确定的名单中总兵官等人一致，推测是查阅者忽略了听事官中有两人，将八个官职误对应为八个成员。

英使中至清音阁观剧的仅有十二人，数量并不多。相较于其他朝贡国的观剧人数，通常安南有十五人左右，缅甸有十一人左右（《清宫热河档案》第六册，页四六八）、朝鲜人数为正官三十员（漆永祥《朝鲜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军官与带率子弟等研究》，《东疆学刊》二〇二三年第一期），数量上未对英使给予照顾，这既突出清音阁观戏的礼遇是一种「赏赐」，又表明在实际观剧中，英使较其他朝贡国并无优待。

英使的「赏剧活动」有着双重含义。其一，作为「贡使」，成员是被乾隆皇帝「赏赐」观剧，这是一种极为优渥的「礼遇」，只有恭顺者才能得到机会。其二，宫中演剧不同于民间，南府等机构是专为宫廷而设，乾隆朝演剧规模较大，习演剧目多受帝王审美趣味所影响，又有足够的经济支持以供筹备，因此服饰华丽，机关布景巧妙，且极为隆重。使团作为宫廷以外的人员，有机会观剧欣赏即是很大的荣幸。但根据英使回忆录中对演剧内容与感受的记录可知，英



《四海升平》剧本内页  
故宫博物院藏

使并没有看懂。《四海升平》剧中有唱词「故有英吉利国，仰慕皇仁，专心朝贡。其国较之越裳远隔数倍。或行数载，难抵中华」（《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页一六八—一八一）。越裳即安南国，唱词中的对比显然是有意而为，因英国与越南相比路途更远，借此满足乾隆皇帝的虚荣心。

## 英国使团与其他朝贡使团的 观剧活动对比

史料中记有「该贡使（英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汇编》，页一一一）英使在热河同期，缅甸也前来朝贡，两国曾一起受到筵宴之礼。清代朝贡最频繁的是朝鲜使臣，下文将对英国、缅甸、安南、朝鲜等「使臣」的观剧进行对比。

一致性方面。首先，在最初安排观剧的态度上，缅甸与英国同为「朝贡」，使臣的观剧待遇区别不大，同为「恰值演剧之际」「一体宴赉」。其次，在预备演出内容时也无过大差别。前文已述，乾隆皇帝为英使改编《四海升平》一剧。同时，在准备表演时也有针对缅甸的演出安排，如习演缅甸器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第一六六册，故宫出版社，二〇一四年，页四〇五），结合缅甸朝贡人员名单，同使臣一同前来的有乐工十一人，带来了乐器与表演（《清宫热河档案》第七册，页三〇〇），缅甸乐工曾为乾隆皇帝献艺并获奖。这些

有关「朝贡国」的演出，无一不是在展现各国的臣服。可以说，在前期，乾隆皇帝对使臣是一视同仁的。

在观剧人员数量上的对比前文已有论述。以上几点是在准备与观剧中对「朝贡者」并无过大差异的对待。但在八月初七日后的实际观剧中，英使的待遇是低于其他朝贡国的。

首先，观剧频次与内容上英使不如

朝鲜、安南贡使。燕行使柳得恭曾记官中演剧「一句演出西游记，完了昇平宝筏筵」（「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六十，东国大学校出版部，二〇〇一年），朝鲜使团是有机会观看宫中连台本戏的演出的，但英使并未得到这样的机会。

此外，英使本来安排有圆明园筵宴，结果被取消。军机处档案记：「原拟于回銮后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赏饭一



故宫博物院藏缅甸古琴

此琴又名“龙琴”“总稿机”，弹拨乐器，用于缅甸国乐的演奏

次，今已谕知军机大臣停止赏饭……数日后即可于九月初五日以前起程回国。」（《汇编》，页一五八）这比朝鲜使团的待遇相差甚远，燕行使徐浩修曾在《燕行录》中记有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在圆明园观戏等事（《燕行录全集》卷五十一），乾隆五十五年谕旨「回銮后同乐园开戏，所有安南国王及蒙古部落各国使臣亦俱入座」（《清宫热河档案》第六册，页四九三），结合档案，八月初一日至八月初六日圆明园同乐园上演的是连台大戏《升平宝筏》。（《清宫热河档案》第六册，页四六六）

在观剧时间上英使也不如缅甸贡使。前文提及英使八月十三日观剧活动被削减，只在八月十四日观剧。实际上缅甸贡使在八月十三日被赏赐在清音阁观剧，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万寿节，英使没能在这一天与缅甸贡使一同观剧，地位可见。

从观剧角度对比，在乾隆皇帝的观念中英使是普通的「朝贡者」，因其初次远航而来，还有一定程度的优待，但与常来朝贡的朝鲜、安南、缅甸等国相比，地位并不高。英使抵达热河后又因礼仪及外交问题，使乾隆皇帝得知其并非



清人绘 平定安南战图册之“阮光显入觐赐宴图”

纸本设色

纵五五·六厘米 宽九一·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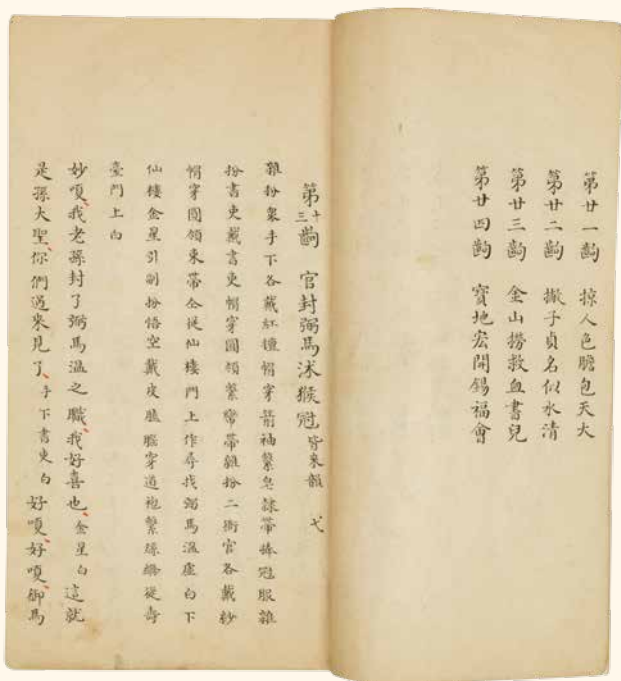
「虔心向化」，以至削减各种安排，较其他朝贡国待遇也就有所差别。这表明「朝贡者」观剧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观剧的礼仪接待也有等级之分。

朝贡是清王朝与周边藩属国的一种政治往来，在朝贡过程中的观剧也被赋予了政治属性。乾隆皇帝得知英使前来祝寿时，误认为这是一次简单的「朝贡」，故而安排英使观剧，但因其「不知礼节」

又被削减。实际上英使只观赏了一次宫廷演剧，即在八月十四日，另有一次是在万树园的观演活动。英使所受到的礼仪接待是普通的，是比不上朝鲜、安南、缅甸等国在朝贡过程中的观剧体验的。

综合来看，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观剧活动都是礼仪性所引导的，戏剧演出本质的艺术性已被淡化。但在乾隆皇帝的观念里，正是宫廷演剧

独特的艺术特点，才使其有价值被提升为礼仪性场合的附属品。但宫廷演剧并不被英使所喜爱，帝王审美趣味下形成的艺术也不被英使所欣赏，正如斯当东在回忆录中所说：「不喜欢看莫名其妙的中国戏。」（《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页四二八）



清《昇平宝筏》戏本及内页  
故宫博物院藏